

ISSN 2414-4746

MODERN VECTORS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UKRAINE
中国与乌克兰科学及教育前沿研究



2022
ISSUE № 8

ISSN 2414-4746

MODERN VECTORS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UKRAINE

中国与乌克兰科学及教育前沿研究



**State institution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2022
ISSUE № 8**

Odesa, Ukraine

Harb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cessary to further explore some effective modes and methods of vocabulary teaching within comprehensive courses, which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teaching effec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Keywords: *comprehensive course, vocabulary,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UDC: 81'232:811.581-021.475.4(045)

黄竞楠

英语学士

乌克兰南方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

敖德萨，乌克兰

乌克兰敖德萨一中学生学习汉语语音负迁移的影响及策略

大部分乌克兰语学生在学习汉语之前，已经存在了一套语言体系(由于课堂用语及生活用语主要为俄语，主要进行汉俄对比进行偏误分析及策略分析)，受第一语言习惯和思维的影响，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迁移。采取对比分析的方法对汉俄辅音音素和元音音素进行分析，从而更好的利用正迁移，避免负迁移。

关键字: 负迁移，二语习得，对比分析，对策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欧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近年来中国和乌克兰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也愈发频繁，汉语学习的热潮也席卷乌克兰各大学校。敖德萨是乌克兰的一座港口城市，被称为“黑海明珠”，交通运输便利，人们思想活跃，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学习中文，在敖德萨的街头，会时常听到乌克兰人用“你好”打招呼。笔者于2021年9月赴敖德

萨一中任教，敖德萨一中是一所私立学校，该校分为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在任教的过程中发现汉语语音是学生们学习过程中最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语音是听力的基础，只有打好了语音基础，才能奠定未来中文的学习。乌克兰地区的语言背景比较复杂，官方语言和学生课本是乌克兰语，课堂教学用语是俄语。除此之外，该中学学生普遍还要学习英语，又由于地理位置离欧洲较近，学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同时也在学习德语、法语等，整体来说汉语属于三外。

根据语系分类，世界语言可分为十大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的，俄语属于印欧语系。迁移是指目标语言与任何其他习得或基本习得语言之间的异同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的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称为正迁移，有的起到阻碍作用，称为负迁移。这也叫干涉。迁移理论表明，相似的语言容易产生正迁移，如汉俄等语系差异较大，则容易产生负迁移，特别是学习者在不熟悉目的语规则的情况下依赖母语知识。大部分乌克兰语学生在学习汉语之前，已经存在了一套语言体系(由于课堂用语及生活用语主要为俄语，主要进行汉俄对比进行偏误分析及策略分析)，受第一语言习惯和思维的影响，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迁移。采取对比分析的方法对汉俄辅音音素和元音音素进行分析，从而更好的利用正迁移，避免负迁移。

1.母语负迁移的发展及理论

1.1 对比分析理论

母语负迁移导致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困难和错误，这是对比分析理论的定义。语言迁移研究的第一阶段，在 20 世纪 50 年代年代和 20 世纪 60 年代，对比分析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通过对比目的语和第一语言，发现了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干扰。从而发现了学习的难点，揭示了教学的重点。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对比分析法只比较语言的表层结构，而不涉及语义。语用、话语、文化等。最大的问题是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下，忽视了对学习者的研究，把学习者作为机械刺激的对象。20 世纪 70 年代，语言迁移的研究开始衰落。

1.2 偏误分析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研究的重点从两种语言的对比转向了对学习者语言的研究，这标志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从对比分析转向偏误分析。科德是偏误分析的第一倡导者，他指出错误的发生是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偏误分析是对学习者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产生的错误进行系统分析，通过研究错误的来源，揭示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从而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和规律。

1.3 普遍语法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先天论的影响下，语言迁移进入第二阶段。它涉及普遍语法和标记理论。20 世纪，随着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的兴起。它取代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成为语言研究的主流，将语言习得过程视为一个积极的、主动的过程，而不是刺激-反应理论的观点。研究者们把语言迁移的研究转向了第二语言。

1.4 标记理论

标记理论不同于对比分析，它认为语言的差异不等于语言学习的难点。根据标记理论，并不是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的所有差异都会发生迁移。这种迁移取决于标记的程度。当标记性较强时，会导致迁移。埃利斯认为标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比分析的不足。

2. 俄语负迁移对汉语学习的影响与分析

2.1 汉俄语音中辅音对比分析

母语负迁移最明显的部分是语音，汉语学习者容易受到汉俄语音特点的影响。整体来说，俄语辅音音位多于汉语辅音音位(俄语里共有 36 个，汉语里只有 22 个)。两种语言体系存在各自的特征，比如，俄语辅音音位系统中存在两个重要的对立，一个是清浊对立，如山(г о р а)[g]、树皮(к о р а)[k]、卷(т о м)[t]、房子(д о м) [d]；一个是软硬对立，两者都有辨意功能且前者比后者更鲜明。汉语没有清浊和软硬的对应关系，但是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对应关系,如 b[p], p[p^h], d[t], t[t^h], g[k], k[k^h], z[ts], c[ts^h], zh[tʂ], ch[tʂ^h], j[tʃ], q[tʃ^h]。俄

语辅音的清浊特征引起的双语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俄语中浊辅音数量较多，学生更倾向于浊辅音的发音方式，他们发音时气流、力度和摩擦强度均大于中国人。还有一个原因是汉语中的一些清辅音，在俄语中有对应的有清辅音的近似音，但是还存在着与清辅音比较近似的发音，容易混淆。

俄语前舌的辅音大多是齿音，发音时，舌尖不与上齿背和上齿龈接触，而汉语中相应辅音是舌尖齿龈音，发音时，舌尖与上齿龈接触，如舌尖前音 z[ts], c[ts^h], s[s], 是由舌尖与下齿或者舌叶与上齿背阻碍气流形成；舌尖中音 d[t], t[t^h], n[n], l[l] 是由舌尖抵住上齿龈阻碍气流而形成；舌尖后音 zh[tʂ], ch[tʂ^h], sh[ʂ], r[ʐ] 是由舌尖卷起，抵住或接近硬腭前部阻碍气流而形成。俄语里只有前舌鼻辅音[n]；但汉语里既有前舌鼻辅音[n]，又有后舌鼻辅音[ŋ]。俄语里有颤音[r]，汉语里没有颤音。

俄语音节里的辅音数目、位置和相互之间的结合比较自由。一个音节里可以由一个辅音单独构成，也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辅音连缀构成，辅音可以在元音前也可以在元音后，如 у-ли-ца, мно-го, стра-на, встре-ча。汉语音节里辅音的数目和位置都是有规律的，一个音节里通常只有一个辅音，最多不超过两个，而且元音必须位于辅音之间，绝大多数辅音都在元音前面音节之首，只有[n], [ŋ]两个可以位于元音之后，音节的末尾。这在学生学习汉语过程中早成的最大影响是学生在单位时间内发俄语音节较汉语音节多，学生学汉语遇到辅音拼双韵母时，往往倾向于单独发音，而不是拼读，同时发音过快造成发音不到位，这些都是由母语负迁移造成的。

在实际教学中发现，由于这些 m[m]- м [m], f[f]- ф [f], s[s]- с [s], h[x]- х [x] 发音基本完全一致，还有 n[n], l[l], b[p], d[t], g[k] 这些在老师用纸片法多次强调下，学生基本不会出错。还有一些俄语辅音和汉语辅音比较相近，但又不是完全一致，所以学生很容易受母语干扰，导致学生具有较重的外国口音。以下时需要着重强调，这几组辅音在发音方法上存在差异：p[p^h]- п, t[t^h]- т, k[k^h]- к, c[ts^h]- ц。这两组辅音 sh[ʂ]- ш 和 r[ʐ]- ж 发音部位有点不同。这四组辅音 ch[tʂ^h]- ч, j[tʂ]- дь, q[tʂ^h]- ть 和 x[ʂ]- сь 在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都存在差异。

p[p^h]和п两个都是双唇，清塞音，两者发音方法不同，p[p^h]具有送气特征，气流更大，更强。在俄语中还存在浊音б，它的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和п完全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浊音后者是清音，但因为汉语里没有清浊对立，所以俄语为第一语言的学生把汉语的b[p]发成浊音б时，汉语老师也不会纠正，大多数中国人也无法判断学生发的是浊音还是清音。t[t^h]和т都是清塞音，除了前者是送气音，发音部位稍微有不同，t[t^h]是舌尖中音(舌尖-上齿龈)，俄语т是前舌音(前舌齿音)照应前面说过的俄语前舌的辅音大多是齿音。k[k^h]和к都是舌根清塞音在俄语里还有浊音г，很多学生把汉语里的清音g[k]发成俄语的浊音к，老师发现学生有此错误时要及时纠正，错误越久越不容易改正。

sh[ʃ]和ш都是清塞音，汉语拼音sh[ʃ]是舌尖后音，发音时，舌尖稍微往后往上卷，比俄语ш更接近硬腭后面部分。r[ɹ]和ж都是浊擦音，区别在于两者的发音部位不同，汉语拼音r[ɹ]是舌尖后音，ж是前舌音(齿龈音)，学生会把r[ɹ]发音前化，听起来更像俄语的ж。

ch[tʃ^h]和ч都是清塞擦音，但两者的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都有所不同，ch[tʃ^h]是舌尖后音(舌尖-硬腭前)，ч是前舌音(齿龈音)且在俄语中只有软音，汉语中没有软硬对立的概念，发ch[tʃ^h]时，避免把它“软化”，接近ч这个音，并且送气。j[tɕ]和дЬ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明显不同，汉语j[tɕ]比俄语дЬ发音要靠后点，j[tɕ]是塞擦音，是清音，дЬ是塞音，是浊音，舌尖接触齿龈且舌中部和硬腭接触面积要比发j[tɕ]时小得多。q[tɕ^h]和тЬ，q[tɕ^h]是送气塞擦音，тЬ是塞音，前者的发音部位比后者靠后，同样，发前者时舌中部的接触面积要比后者大得多。x[ç]和сЬ都是清擦音，都有舌中部靠近硬腭的动作，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都属于软音。x[ç]的发音部位在舌面范围，сЬ是前舌音，前者的舌中部和硬腭接触的面积比后者要宽的多。

除此之外，l[l]和л都是浊边音，发音部位有一点不同，前者是齿龈音，后者是齿音。n[n]和н都是浊鼻音，也是发音部位有一点不同，前者是齿龈音，后者是齿音。ng[ŋ]舌根浊鼻音，俄语没有相似的音。舌尖清擦音z[ts]，俄语中存在近似的辅音组д+з，但是汉语拼音是清音，д是浊音，学生在学习的过

程中，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经常会浊化 z[ts]，因为俄语里辅音组合才很像汉语辅音，学生会把 z[ts]发成两个辅音。跟 z[ts]一样，学生会把 zh[tʂ]发成 ㄗ + ㄐ。

随着年级的增加，学生的发音有一定的进步和改善的，少数错误是偶尔发生的，没有规律的，因为个人原因造成的，主要关注解决一些高年级学生从低年级“继承”的错误，比如不同年级的学生辅音发音一致的。通过教学发现，如果从最开始不随时纠正发音上所出现的错误，学生就不能把一些辅音发对，有较强的口音，而且随着年级的增加，他们的口音会越来越难改。

2.2 汉俄语音中元音对比分析

2.2.1 汉俄语中单元音造成的负迁移

现代汉语单元音韵母有十个，舌位的高低分为四度；俄语的元音只有 6 个单元音，舌位高低分为三个。俄语 e 和 o 的舌位要比汉语近似元音的舌位稍低。汉俄语中的元音 a 的区别在于俄语中的口腔肌肉更紧张。i 的舌位比俄语 и 更高。汉语的 o 嘴唇开口由小逐渐变大，俄语的 o 嘴唇小且不变。汉语除了单韵母还有 13 个复韵母和 16 个鼻韵母，而俄语连续的单元音是不能够拼读的，造成学生学习汉语时不会读连贯性的复元音韵母。

e [ɤ]在俄语中没有对应的音素，大多数乌克兰学生是不会发这个音节，通过观察学生发现发音时唇形不够扁，开口度偏大，如 giagia(哥哥)，包含这个音的汉字字音偏误很明显，而且很难纠正。ü[y]也是俄语中没有的音素，也是圆唇音。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汉语中有三个圆唇单元音，在加上包含三个圆唇音的复韵母和鼻韵母，而俄语只有一个，可见在汉语中圆唇的情景很常见。学生圆唇意识不够，再加上ü[y]在俄语中对应空缺，发音时学生唇形扁平，或开始做出正确的动作却无法保持到韵母发音结束。带ü[y]的汉字并不多，初级汉语经常遇见的是去、鱼、女、雨、绿、旅等，教学时对这类汉字给予关注，尽早解决问题。-i 与 z、c、s 连用经常发成俄语的 э，或与 zh、ch、sh 连用，舌头中部抬起，卷曲过大，成为摩擦音，发成 ж。发音初始舌位准确，但没有保持到元音应有的时长，很快就松懈下来了，导致偏误的产生。er[əɹ]儿化韵母，先发 e 的音，之后迅速舌尖卷起接近硬腭之后放下，声带震动。由于这个音俄语

中没有，学生不发儿化、把 e 和 r 分开发音，没有迅速滑动到卷舌部位，特别是与汉语轻声特征结合起来时、还有一种情况是虽然发出了儿化，但是卷舌程度不够。

2.2.2 易产生偏误的汉语复元音韵母

即使准确掌握了单个元音的正确发音，在实际发音中，汉语的拼读规则是不论几个元音构成，最终会独立为一个音节。俄语也会遇到两个连续排列的元音，但是发音的时候，这两个元音分别发自己本身的音而不会持续在一起，仍然保持两个音节，如：а я（啊呀），ое（哦耶）。在课堂上，学生跟读标准音，但这都是瞬时记忆，自己拼读过程中仍然会遇到困难，如“好”会读成“哈哦”，“现在”读成“西安”。用 ai、ei 构成的前响复韵母，前面的 a、e 的音相对延长，后面的 i 短暂。还要注意俄语中的半元音 ъ，发音时比正常元音短。ia、ie 构成的后响复韵母，学生发音时情形与之相反。由 ua、uo、ue 构成的后响复韵母的汉字，学生发音时会将第一个音 u 发长，俄语中与汉语 u 基本一致的 y 音在发音时舌头中部高抬，而汉语 u 音没有这个动作，学生习惯于用俄语的 y 音来替代汉语 u 音，所以向第二个元音韵母滑动的时候停留的时间要长，导致了 u 音的延长和整字字音的偏误。用 ao、ou 构成韵母的汉字如“要”“教”“小”，会将两个元音韵母分别延长，最后拼合的时候听起来像两个音节。学生经常将复韵母中每个元音独立来读，拖长了字音，导致了偏误。

2.2.3 语速造成的负迁移

俄罗斯语调研究结果显示，俄罗斯人的平均语速为每分钟 120 个词，按照俄语单词平均 3-5 个音节来计算，俄罗斯人每分钟发音 480 音节，汉语普通话平均每分钟发音 200 个字，即 200 个音节。也就是说俄罗斯人比中国人每分钟可以多发音一倍以上，这也是学生发单字字音的时候音长非常的短，导致学生将读准的字放在句子里仍然会出现发音不到位，这是俄语元音连读时的发音规则导致的负迁移。

3. 避免母语负迁移的策略

3.1 语言策略

要避免母语负迁移，可以在语言方面和非语言方面如思维方式和习惯。教师可以将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些迁移理论适当的传授给学生。学生可以了解母语，找出克服母语中负迁移的方法，从而对学习中的错误有积极的看法。总之，母语的负迁移不能完全避免。

引起对母语负迁移引起的语音错误重视，将母语负迁移改为正迁移，习惯汉语发音的方式，在教师教学的时候适当地讲授汉语发音的结构相关知识，明确发音位置，不再盲目地用母语代替。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如情景角色扮演、使用录音设备等。收听喜马拉雅等汉语语音练习平台，增加语音输入，培养语感。

3.2 非语言策略

3.2.1 培养跨文化意识

由于民族历史、社会制度、价值观、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中国文化与俄语区文化的差异很大。[21:20]这些深层次的迁移需要我们长期学习，因此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非常重要。语言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语言学习者拥有目的语背景、视野、习惯汉语的思维方式时将对语言学习非常有帮助的。

3.2.2 鼓励学生学习思维方式和社交风俗习惯

在教学过程中，汉语知识教学应结合一些文化知识，鼓励学生阅读中文原著、小说、看中文电影等。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汉语认同感，从而降低语言屏障，符合他们的学习策略和认知策略。教师应帮助学生加强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比较研究，创造了解汉语文化的环境，提高综合应用能力。

4. 总结

4.1 研究总结

迁移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不能等同于错误。在外语习得的早期，迁移在一定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不熟悉第二

语言知识的情况下，借助母语系统进行理解，可以使学习者更好地掌握相关知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学习相关的迁移知识。迁移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迁移，更是非语言层面的迁移，这需要我们在未来共同努力。只有了解两种语言的共性和特点，才能更好地使用正迁移，避免负迁移。

4.2 研究的局限性

最大的局限是对迁移的分析和研究在实践方面远远不够。除此之外，大部分的参考文献来自语言学界和教育界，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二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的文献很少。我们知道语言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交际，而交际的主体是学习者本身，因此从学习者的角度进行分析仍然是缺乏的。由于我还处于学习阶段，对迁移的认识和研究还不够，随着今后的不断学习，还有待提高。

4.3 本研究对国际汉语教学的启示

首先，学生应该学会进行适当的语言比较，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教师进行相应的语言对于教学。低龄学生主要以语言知识为主要教学内容，采用机械的教学方法，如重复、模仿、背诵等。高年级学生主要接受语言知识元认知能力的训练。应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使学生的认知方法与教学方法相匹配。其次，教师应对两种语言的熟练掌握，以便知道如何将两种语言的比较应用到教学过程中。根据偏误分析，教师适当地纠正学生的错误。总之，教师的教学策略应该灵活，适合学生的学习策略，普及的汉语学习，提高成人学习汉语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 1.Chomsky, N. Syntactic Structures [M]. La Haye: Mouton, 1957.
- 2.Coder, S. P. 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 in Language Teaching. 1967(8): 50-56.
- 3.Ellis, 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 4.Lado, R.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5.Odlin, T. Language Transfer: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s in Language Learning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6.Odlin, T. Language Transfer: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92-124, 1989.

7.常辉. 以生成语法为理论基础的言迁移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语言学报, 2008, (06) : 42-48.

8.陈君华.俄语语音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9.葛紫薇. 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母语迁移与英语教学[J]. 英语教师, 2019, (20) : 16-18.

10.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 上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11.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 下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12.李锡江. 空间概念迁移: 来自中国学习者英语状语和介词习得的证据[D]. Ph. D thesis,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13.刘明阁. 跨文化交际中英汉语言文化交际比较研究[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

刘珣.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0.

14.井镭.浅谈俄语语音中的语际干扰[J].学科教育(6).2007.

15.王理嘉,林焘.语音学教程[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6.徐志伟. 谈母语迁移对英语语音和词汇习得的影响及对策[J]. 辽宁师专学报, 2015, (4) : 8-9, 52.

17.叶蜚声, 徐通锵著; 王洪君, 李娟修订. 语言学纲要(修订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8.张会森.现代俄语的变化和发展[M].北京:民教育出版社,1986.

19.赵作英.俄语实践语音、语调[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

20.郑应洁. 母语负迁移对初中生学习句法的影响及对策[J]. 赤峰学院学报, 2004, 30(8): 212-214.